

# 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

## 长江守护者

和谐三江源

本报记者 张多钧

8月6日,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赛马节接近尾声,一大早,宗久·扎西朋措带着干粮和帐篷出门,前往约定好的集合地点。到达地点后,宗久·扎西朋措清点人数,安排64名生态管护员的工作任务后,大队便向着索加乡牙曲村出发。

今天,他们都是索加乡牙曲村生态管护员,将要开展每个月月初的集中巡护。

今年53岁的宗久·扎西朋措是索加乡牙曲村六社社长。牙曲村六社共有65户牧民,全部居住在县城,每月月初和月末前往200多公里外的牧区开展集中巡护,短则一两天,长则一星期。索加乡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境内河流交错,湿地密布,野生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被称为“天边的索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索加乡牧户

都养羊,而且每家养殖的数量都超过1000多只,野生动物和家畜共同生活在草原上。大概九十年代初,草原开始出现退化。”扎西朋措回忆道,为了保护好草原河流,2000年左右,牙曲村六社的65户牧民迁出家园,搬迁到了县城居住。

搬迁后,草原得到了休养,草场成为了野生动物栖息的乐园。虽然搬离家园,但他们每隔一段时间会回到曾经的家园,多看几眼家乡的草原、河流和牛羊。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搬离家园的牧户每家有一名成员成了生态管护员,每月的两次集中巡护是他们固定要做的事。

治多藏语译为长江源头,是长江的发源地,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县”的美誉。治多县是全国主体民族比例最高、地区海拔最高、人均占有面积最大、生态位置最为重要的县城之一,素有长江之源、动物王国、中华水塔、嘉洛宝地之美誉。

治多县处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国家公园和可可西里世界自然遗产地“三重叠加”的特殊地理区域,在青藏高原乃至中国、亚洲和全球生态环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治多县牧民群众牢记使命,继承遗志,坚定不移担负起守护长江母亲河的重任。当天一起出发巡护的还有牙曲村一社的60多名生态管护员。

“我们社情况特殊,全社有100多户,留居在村里的只有40多户,60多户在县城居住,每月的两次巡护既要组织村里的生态管护员,还要组织居住在县城的生态管护员。”牙曲村一社社长尼那沙松说。

牙曲村生态资源丰富,村内有著名的勒日措加,汉语意思是上百个湖泊组成的湿地。这是一片占地4000公顷的连片湿地,湿地内鸟类众多。

其实,勒日措加不止上百个湖泊,生态管护员统计过,湿地有上万个大大小小的湖泊,站在山顶俯瞰,骄阳的照耀下,宛如一片星星的海洋。

牙曲村还是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当地牧民早在2000年初就建起了雪豹保护区。这里也被称为“雪豹沟”,沟内石山纵横,山下成群的岩羊出没,是雪豹理想的栖息地,记者曾多次前往牙曲村曲沟蹲守拍摄雪豹。

生态管护员的集中巡护,巡护湖泊、湿地以及曲热沟等公共区域,捡拾周边垃圾,做好生态监测记录。

治多县只有扎河乡和索加乡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区域内,两个乡有很多牧户为保护生态环境搬迁到县城居住,但他们却从未忘记自己的职责使命:守护好家园的绿水青山。

与牙曲村相邻的扎河乡口前村,村内藏野驴和岩羊等野生动物众多,更有旗舰动物雪豹。雪豹咬死家畜的事时有发生。

“我们全村有497名生态管护员,其中只有30%的生态管护员居住在牧区,而这些生态管护员家里,都被雪豹光顾过。”口前村党支部书记索南公保说。

今年二月份,索南公保家就有好几头牦牛被雪豹咬死,索南公保说,每年家里的牦牛会被雪豹咬死十几头,好在牦牛有保险,能减轻一部分损失。

索南公保说,每年雪豹咬死牦牛基本上是冬春季节,这个季节雪豹捕食困难,会下山进入牧民定居点捕食,这时候最容易见到雪豹。夏秋季节,雪豹基本上是在山里,野生动物幼崽容易捕食,生态管护员见到雪豹的概率也会变小。

即便雪豹咬死牦牛,生态管护员依然坚持一个理念:“该保护的还是要保护,而且还要加大保护力度,我们都是长江的守护者。”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 我们的国家公园 ·

##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之路



黄河源头湖光山色。

玛多县委宣传部供图

本报记者 石成砚

当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青海省委党校副校长、经济学博士马洪波教授时,他正在三江源地区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两地进行考察调研。此前一直致力于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批准设立伊始,马洪波已持续关注三江源地区长达20载。

在马洪波看来,从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实施,到领衔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经过五年多的试点探索和一年多的建设实践,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之路。

随着外界对国家公园的科学认识不断提高,无论是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理,还是通过“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吸纳原住民成为保护主体,三江源国家公园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可推广可复制的做法和经验,都成为了近年来马洪波在研究中格外关注的重点。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成果,“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对于三江源国家公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对此,马洪波以高原鼠兔为例。

起初青藏高原草场退化,当时认为是过度放牧、鼠害所致,因此灭鼠、减畜。十几年后才发现,牛羊适度的践踏和粪便,是草地保持生机的重要因素。

同时高原鼠兔作为高原生物链的一环,在不长树、只长草的江源区域,鸟类依靠高原鼠兔洞作为栖息地;这些洞还是“盛雨器”,能够涵养水源,疏松土壤等。高原鼠兔参与加速了生态系统内能的流通和物质循环。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三江源国家公园就是在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对生态系统进行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同时,持续传承这些自然区域承载的文化遗产、人文要素等,坚决完成好经济发展、生态富民等多重任务,成为一个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生态经济文化综合体。”马洪波说。

第二届国家公园论坛召开在即,站在新的起点上,三江源国家公园如何继续走一条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双赢之路,对于马洪波,下一步要关注的问题,成为了此次三江源考察调研之行的主题。马洪波将视线引向了国家公园特许经营项目、地方民族特色产业、生态旅游等三江源国家公园及周边绿色产业,希望通过统筹推进绿色协调发展,进一步促进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共赢共赢。

马洪波表示,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为前提,期待三江源国家公园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三者的有机统一,努力打造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名片,进一步为我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提供先行先试经验和政策理论支持,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 播下绿色的种子

——三江源以生态教育推进环境保护见闻

新华社记者 周盛盛 李彦南

虽值盛夏,地处三江源头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依旧朔风阵阵。蒙蒙细雨不断洒入代曲河,一路奔涌向东,最终汇入万里长江。

曲麻莱县,北临昆仑山,南接通天河,向西则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无人区——可可西里。同时,这里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保护区域。

“咩,咩……”门外传来羊羔的叫声,且增拉巴拿着刚刚加热的奶瓶,向外走去。“这只羊羔是我们今年5月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当时因母羊被雪豹猎食,小羊落单后被我们发现了。”且增拉巴将小羊揽在跟前,熟练地给它喂奶,俨然一位“奶爸”。

今年25岁的且增拉巴,是曲麻莱县拉觉悟生态教育站的一名工作人员。2021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环保工作者。

“我大学所学专业是摄影,而我的家乡地处三江源,这里不仅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更有一群可爱的牧民。我想通过自己的镜头,将家乡的故事传播出去。”且增拉巴告诉记者。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三江源,且增拉巴将自己拍摄的野生动物、风光美景视频发布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这个名叫“我们的三江源”的账号赢得众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同时,他还为附近的牧民讲授摄影技巧,吸引了许多牧民参与到三江源拍摄宣传的队伍中。

在且增拉巴的影响下,46岁的生态管护员贡嘎日自购买了摄影装备,踏

上了生态摄影之路。雪豹、白唇鹿、马麝等珍稀野生动物频频闯入他的镜头。“附近哪里有雪豹,贡嘎日一清二楚。”且增拉巴笑着说。

见到杂松才加时,他正手持相机,穿着一身土黄色的迷彩服。远远望去,他似乎与山上连片的岩石融为一体。“作为一名生态管护员,我的主要职责就是观察、记录野生动物的数量、分布范围变化情况。”杂松才加说,身着伪装是为了避免惊扰到雪豹等野生动物。

2017年,杂松才加在朋友的鼓励和引导下,主动放下牧鞭,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从世代代的放牧生活到专职参与生态保护,杂松才加的身份转变深刻地反映出三江源地区生活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

雪豹悠然踱步,白唇鹿追逐嬉戏,岩羊成群奔跑……打开相机,杂松才加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拍摄到的野生动物照片。一张张照片,真实记录下三江源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增加。

“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应该是所有牧民的共同责任。”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曲麻莱管理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长杂松才加说,如今,拉觉悟生态教育站已成为宣传生态保护的重要平台,为超过5000名牧民提供了专业的生态宣传教育。

近年来,三江源加强针对牧民的生态环保宣传教育,涉及乡村振兴、草原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诸多内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保理念,逐渐在三江源人心中播下绿色的种子……

(据新华社电)

三江源小百科

## 长江楚玛尔七渡口



长江楚玛尔七渡口。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整理

长江楚玛尔七渡口地处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扎河乡境内,距离治多县城约160公里,2013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及《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有关规定,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将长江楚玛尔七渡口列为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长江楚玛尔七渡口是早期内地连接卫藏的路径之一,文成公主、五世达赖、九世班禅等历史名人及宗教大德曾先后由此经过留下了千古佳话。《西宁府新志》卷二十一《自西宁市至藏路程》中记载,柯柯赛是蒙语音译,是指楚玛尔河注入通天河的交汇点。藏语称楚玛尔饶敦,即北部长江七渡口楚玛尔。

古时在通天河流域没有一座桥,渡口便是千条线路汇集的枢纽,位于楚玛尔河注入通天河的交汇点。唐蕃古道进入玉树境内,分三条线路通往拉萨。即南线、中线和北线。其中后两条线穿过治多县境域。中线称“卫藏道”,是古代康巴通往拉萨的重要交通线;北线穿越昆仑山口往西南延伸,古称“蒙古道”,亦称“蒙古商道”。



等待“干饭”。



好困呀!

野性三江源

请查收! 三江源“表情包”



呆萌。



溜达。



你瞅啥?



偷瞄。

本报记者 张多钧 摄

